

1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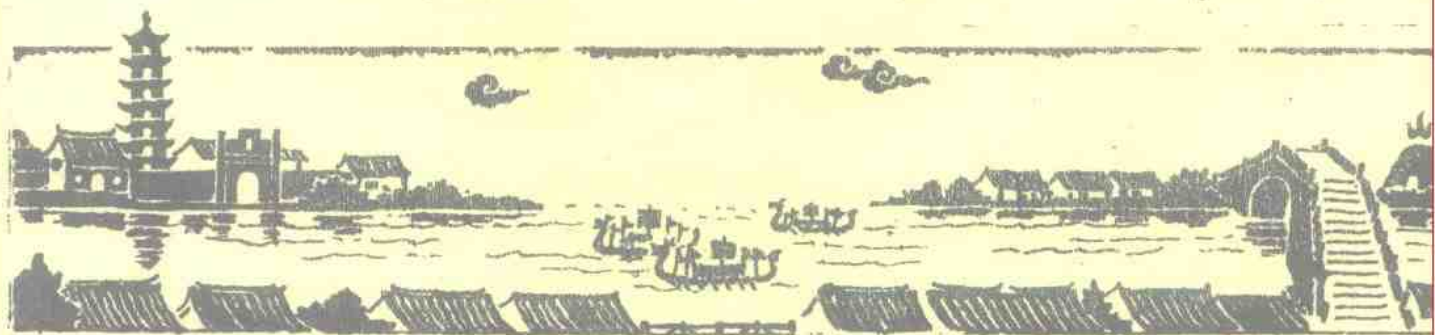
南长文史资料

第六辑



1992

政协无锡市南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目 录

- 1、千里林海雪源 四年东北战场 覃正柱 口述
——老红军覃正柱回忆录之三 龚仁修 整理 (1)
- 2、包厚昌与龚鹏佐.....林祖铭 (22)
- 3、随军大四分校入滇散笔.....林祖铭 (26)
- 4、无锡市南长区工商业联合会简史.....徐钰森 (31)
- 5、荣家在南长区创建的工业概述.....吴伟勋 (35)
- 6、经营酱排骨的百年老店王裕兴.....许梁尧 莫耀宗 (41)
- 7、陶东升南号店主陶鉴衡.....莫耀宗 (44)
- 8、百年石灰行的生意经.....莫耀宗 (46)
- 9、陆义茂染坊的五彩路.....莫补臣 (51)
- 10、南源兴面磨作坊始末记.....陈 洽 (54)
- 11、南长区的手工业著名店作.....邵秋涛 (55)
- 12、八十春秋话南小.....周梦熊 (57)
- 13、无锡市文体用品厂的变迁和发展.....王甲勋 (64)
- 14、南长区少年宫的创建经过.....浦心根 (67)
- 15、宝塔湾的演变.....邵秋涛 (74)
- 16、记解放前南门外的三个浜.....钦 颂 (77)

2042/45

17、建设环卫 造福人民.....柏云天 (81)

——南长区环卫建设事业发展纪实

18、先父邓星伯传略.....邓学稼 (90)

19、南里八绅.....钦 颂 (92)

1992年5月

千里林海雪原 四年东北战场

——老红军覃正柱回忆录之三

覃正柱 口述

龚仁修 整理

(一) 抗大学习 迎来喜讯

1943年我从晋西北根据地被调到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校长林彪，副校长何长工，政委李井泉。我编入五大队，下分七个中队有一千多人。校部在绥德，大队部在瓦窑堡。学员按文化程度的高低编组。我文化低编在丁组。除了进行军事训练外，主要是学习政治、文化。我从抗日战争开始，几乎每天都在行军、打仗，紧张的军事行动，使自己成了习惯。现在要过正规的学校生活，就感到不能适应。不久，由于工作需要，张子英、栾开泉和我三个人，被抽调出来开荒种菜，以保证全中队140多人的吃菜问题。这下子，我可高兴了。我们住在房东雷来宝家，离中队部约四五里路。种菜虽然劳累，但我们自小在家正都劳动惯了。种菜自然不在话下。那时边区受敌人封锁，抗大学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改善生活。交公粮每人每年交80斤粮。纺棉线每三斤棉花纺一斤线，每斤线可换回8斤粮。交公粮就是靠纺线换小米交给边区政府，我们都超额完成了任务。

我们三人自己不开伙，供给部门每月发来的小米、面粉45斤如数交给房东老太太。我们在一起生活得可好啦！她家里的农活，我

们三个人全包了。一个星期把纺的线上交后，上街去买点肉，和老太太一道包饺子，改善生活。

我们三个人种的菜光土豆就收好几千斤，糜子几百斤，农忙的时候群众还来帮忙。收起来后，中队部派人来挑菜、挑粮，能够为中队改善生活尽到一分力量，心里也觉得高兴。

1944年冬，我调回到五大队，相处了一年多的群众，见我要走，都依依不舍，老太太也哭了。临走时，我买了段布送给房东，点的煤油灯，纺线的纺车都留给老太太用。

从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我继续在抗大学习。在操场上练刺杀、射击、单个人进攻、防守；特别是对一名指挥员来讲，如何组织班、排、连进攻，一次又一次地打野外，每天要往返步行七八十里。将近半年的野外训练，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指挥艺术。每次训练，衣服都湿透了，脚上打出了血泡，人人身上磨褪了一层皮。校长何长工同志专门来为五大队学员作报告，勉励我们苦练克敌制胜的本领，将来回到部队去，要当好一名全能的指挥员。

学员都住在新挖的窑洞里，由后勤部门发给统一的服装；为了帮助炊事班，大家轮流到周家洞去运煤。每次来回100多里，一人背几十斤，这也是很辛苦的活，但谁也不叫一声苦。我们的课余生活却生动活泼。有打篮球、练双杠、唱歌，还组织军事游戏。大队部对我们的政治学习抓得很紧，除了进行《整风文献》的学习外，还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反对自由主义》、《论持久战》、《抗日战争中的民族统一战线》等著作，以武装干部的思想，提高理论水平。

就在紧张学习期间，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学员们个个

~2~

心花怒放，兴高采烈，放鞭炮、高唱抗日歌曲，大会餐以庆祝伟大的胜利。大家深深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就不会有抗日战争的胜利。我们这些在根据地学习了二、三年的老红军、老战士恨不得一下子就开到前线去，收复失地，保卫胜利。正在这时，抗大领导批准我们五大队全体一千多学员提前毕业，由李子良同志率领，补充到新四军，准备南下。

但情况突然起了变化，东北更需要干部，因此我们改为北上。而且限时限刻，轻装出发。我们离开了将近生活了三年的陕甘宁根据地，从绥德出发，经米脂、葭县，渡过黄河，到临县。日寇、伪军尚未放下武器，过封锁线均由部队护送。经河间、饶阳、秦皇岛抵达山海关，平均每天行军七十八里。出关后，又经绥中、兴城、锦西、锦州，然后坐火车过沈阳而抵达四千市。跨越陕西、山西、河北、辽宁四省，全程三千多里。我们来到了东北前线。这正是：

八年抗战历艰辛，胜利岂容蒋霸吞。

千里奔驰收失地，雄关今又旌旗明！

（二）出关作战 开辟新区

抗战胜利后，为了迅速地开辟新区的工作，我们党派出了近二万名干部和军队十万余人到东北建立根据地，领导东北人民，消灭日寇和伪满的残余，肃清汉奸，剿除土匪，建立各级地方民主政府。国民党反动派则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经过海陆空三路向东北大举运兵，占领了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在东北一场严重的斗争已不可避免。我们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进入东北的。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组建我们自己的

队伍，这是相当艰巨的。

当时，我们这批从关内来到新区的干部，多数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情绪非常高涨。我和其它学员一共14人被分配到西安县，要成立“保安三旅”。班子配好了，旅长吴昆山、政委梁湘、政治部主任王敏学，还有一位姓窦的参谋长。在四平出发的时候，还配给我们一个排30来人，以掩护我们。1945年11月7日正是苏联十月革命节，我们穿的粗布军衣，带一支马枪，分乘两辆卡车到了西丰，在招待所门口贴出“西安县招兵志愿报名处”。当地群众虽然并不知道我们是八路军，但懂得打败日寇以后，还要保卫我们的祖国，所以报名很踊跃。他们有当过兵的，有煤矿上的劳工，也有青年学生和贫苦农民。几天后，我们保安三旅第七团先成立了第一营，营长是从苏区来的姓杨。营部驻在北大营，下辖四个连共五百多人。隔一天，又成立第二营，由我任营长，住南大营，也辖四个连，即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这个营就负责保卫哈福军用仓库。之后又成立第三营，也住在南大营。这三个营的营连干部基本上都由我们抗大来的学员担任。

东北的形势很复杂，春节前后，大刀会趁群众过春节的机会，组织了一帮人到南大营突然袭击，当场被杀的有八十多位三营战士，连武器也都被抢走了。三营剩下来的人，一下子都跑散了。我们二营的警卫立即追击，到渭津车站，才把大刀会的土匪打退，把夺去的机枪又夺了回来。经一个星期的整顿，才把三营重新建立起来。于是三个营开始了紧张的备战。

保安三旅七团成立以来，建制是三个营。一个警卫连，外加供给处、卫生队、被服厂……发了军装、胸章，现在我那“保安三旅”的胸章保存在无锡革命陈列馆内。我们把国民党的县政府打跑了，枪毙

了罪大恶极的伪县长，正式亮出了“中国共产党西安县委员会”和“西安县人民政府”的牌子，群众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共产党县政府的成立。县委、县府的干部都是从山东来的地方干部，由保安三旅的吴昆山旅长兼任县长，于是群众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七团也发展到二千多人。

部队不仅要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而且还要随时警惕当地土匪的袭击。为了加强部队党的工作，在连队建立党支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一批党员。他们大部分是煤矿工人中的优秀分子，受苦深，思想觉悟高。当地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骨干，也参加了我团工作。我们还团结当地民主人士，发动他们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发展了统一战线。正是：

赤手空拳去建军，劳工最是苦仇深。

翻身不能翻一半，举起钢枪揍敌人。

（三）初战告捷 活捉匪首

我们二营住在靠近四平的石岭，由教导员带队；我还在哈富军事仓库。国民党土匪来打我们，打了一天一晚，土匪丢下了一、二十具尸体走了。但土匪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又来骚扰。住在石岭的队伍未立即应战；我带了机枪连支援，打死、打伤十几个土匪，缴获了土匪一部分武器弹药。

转眼，又到了春节前夕，我二营奉命开赴营城子打国民党匪军。土匪头子外号“草上飞”，作恶多端，民愤极大；但当地老百姓却怀疑我们不能消灭“军上飞”。

我们部队住在营城子的一个村子里，名叫二道沟。庄上有一家姓高的人家，他们的女儿被“草上飞”看中了，要娶她为妻，姓高的大儿子就来求援于我们。我们想这正是一个活捉“草上飞”的大好机会，就教他表面上同意举行婚礼，等着他来迎亲。我们战士都是本地人，换上了便衣，装扮成喝喜酒的客人。侦察排化妆赴宴。一个机枪连、一个步兵连则带来了重机枪严严实实地把村子包围起来，选择好有利地形进行隐蔽。入晚，“草上飞”带了几十人兴冲冲地来到高家，正当他们都喝得醉熏熏的时候，我们先把“草上飞”部署的岗哨盯住了，使之不能动弹；然后招呼隐蔽的部队包抄过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把“草上飞”抓了。他带来的几十人也都成了瓮中之鳖。我们迅即打电话向团部汇报，团部指示就在营城子召开大会宣判。第二天上午九时，四乡老百姓几千人闻讯都赶来看审判“草上飞”，大会判处了“草上飞”死刑，立即枪决，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大害，群众无不拍手称快。杀了“草上飞”，群众还不解恨，用马拖了他的尸首在四乡游街。至此当地群众真正相信共产党的部队是信得过的，我们保安三旅的威信也树立起来了。当即有不少人要求到部队当兵；还送来了鸡蛋、野味、猪肉等慰问品。姓高的一儿一女都参了军，后来儿子在四平保卫战中负了伤，女儿就在团部卫生所当护士。

我们又回到了西安。团参谋长晏二营到公主岭去运枪，原来那里是苏联红军留下的军火仓库。我们第一天到大孤山即遭遇中央军，我八连冲过大孤山，机枪连用火力压住敌人的袭击，打开了大孤山的通道，要了几辆胶皮车，即赶到公主岭。装运了一千多条“九九枪”和不少子弹。归途中，在小孤山又碰上了敌人，对方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随机应变，冒充“中央军”，便通过了。并缴获了五、

六辆胶皮车，用马拖了；还抓到几名俘虏，平安地回到西安。这次运枪回部队，改善了战士的装备。我们就在群众的欢迎声中，过了到东北后的第一个春节。这正是：

活捉惯匪“草上飞”，为民除害凯旋归。

欢呼民主联军好，踊跃参军舞彩旗。

(四) 保卫四平 浴血奋战

1946年初苏联红军撤回苏联，四平市由国民党地方武装铁狮部队驻扎。这是一支由东北伪军改编而成的一个军，战斗力不强。国民党的精锐部队新一军、新六军已开到东北，我们一定要趁他们立足未稳之时，争取时间，先把四平夺回来。因为四平市位于吉林南部，京哈、平齐、四梅三条铁路的交会点，为省内外重要的货物转运站，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们保安三旅在西安一线。由察哈尔、冀中过来的军区、边区部队住在西满——即开原昌图地区。西满的部队从西西打，我们七团从东面打。我们从西安坐火车到四平附近时，西满的部队已派便衣进入四平城内侦察了。战斗是在四平车站打响的。道内、道外都给我们包围了。我们的装备好、战斗力强，打了一天一夜即插入道内。西满的部队配合得很好，我们进入到四平市区，一共俘虏了一千多中央军。市内还有国民党的散兵游勇，都给我们搜索部队捕了起来。抓的俘虏都交给西满部队处置；我们的伤病员进四平医院治疗，缴获的大量武器由后勤部队雇大车运到司令部。

这次战斗由北满司令员统一指挥，各方协同作战，步调一致，士气

很高。群众为支援前线也出动了大车、担架、耙犁……。

战争一结束，我们二营回到西安，在北大营作短期整训，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总结战斗经验。

三月初，山东胶东部队来到西安，北满司令部决定我们保安三旅的七团、八团升为主力部队，建制为六纵队二十旅五十九团。旅长为关松涛，参谋长仍是姓奚，政委仍是梁湘，政治部主任王敏学，团长仍是吴昆山，我仍担任二营营长。原保安三旅的建制撤销。

升为主力部队后，装备不同了，我们团部不仅有机枪连，也有了炮兵连。党的组织建设，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强了。

国民党新一军要进攻四平，形势很紧张。“保卫四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这是我们的口号。在三月底、四月初我们又从西安坐火车到四平市。我团住在半拉山子，等待战斗。这次四平保卫战有几十万部队，南满、东满、西满的驻军部队都来参战。命令我们开到接近前线的四平双庙子，那里已有友邻部队打响了。我军的防线西到辽河，东到西丰，几百公里长。我团七连、八连守两个山头，九连作为主攻部队。这个连青年人多，连长姓韩、指导员姓赖，善于组织攻击。敌人知道我军换防，来回争夺，双方的伤亡不少。晚上一点钟，团部下令发起总攻击，九连作主攻，进到一个村庄，集中火力猛扫敌人；七连、八连左右卫护，在我军炮火猛烈攻击下，敌人的防线崩溃了。我们七连、九连攻进村去与敌人肉搏，机枪压住敌人的火力，手榴弹在敌人头上开了花，我们终于把这个村子的敌人彻底打垮了。九连只伤亡十来个人，到了黎明，我军的阵地向前推进了一公里。

天亮以后，敌人的飞机来轰炸，我们都隐蔽起来，敌机盲目地扫射一阵又飞走了。我们坚守住村子，战利品缴获不少，一大捆、一

大捆的堆积成小山一样。后勤部门用了好几辆胶皮车才运完。在紧张的战斗中忘记了饥饿，时已黄昏，这时候炊事班挑来了饭菜，我们才意识到已经24小时没吃一点东西了。团部命令我营从阵地上撤下来由另一支部队换防，我营转移到双庙宿夜，接着就进行战斗总结。

回到平东，战士们士气高昂，咬破手指写决心书，请战杀敌。旋即奉命“迅即出发，到四平以西的大洼镇待命。”原来的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已在那里与敌苦战了一个星期，国民党新六军企图强攻而未得逞。我团驰往大洼，眼看战场上激烈战斗的情况，恨不得一下子就进入阵地，投身战斗。“为保卫四平立功”！党员在上前线时就交出了最后一次党费，情绪激昂，达于沸点。这时，副团长严肃的对我下命令：“如果拿不下阵地，打不开武峡子，你要拿脑袋来见我”。正是军令如山啊！我团在黄昏时分进入敌对面阵地武峡子。九连在正面进攻，机枪连、七连在侧翼，八连在右翼，七连一打响，敌人退了，跟踪追击二里多路；机枪连猛烈扫射、枪筒都打红了，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我和机枪连一起行动，并指挥战斗。下令九连发起冲锋。敌人打东几发燃烧弹，全打到九连阵地上，衣服都着了火，战士们就在地面上翻滚灭火，机枪连继续扫射压住敌人。这时九连的指导员赖逢贞牺牲了，不到一小时，八连的连长也牺牲了，营教导员负伤了，敌人一连三次企图攻破我阵地，都没能得逞。九连一个连牺牲了七十多位同志，他们的排长赵小海也负伤了，后来评为英雄排。我们全营这一仗就牺牲了一百多位战士，现在大洼还建有烈士陵园，以纪念保卫四平战役中的死难烈士。

国民党的王牌军——新六军，尽管吹得多响，但在这一次战斗中被我军消灭了整整一个师，还丢下了二、三百个伤兵。

战事 还没结束，敌人的飞机又在我们阵地上低飞而过，被我旅部警卫连的机枪一梭子就打下来了，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看飞机残骸。我们部队从双庙撤回，在归途中与敌人打了一个遭遇战，打垮了敌人的一个炮兵营，缴获了二门山炮，抓了不少俘虏。我们笑着说“这下子发了洋财。”这正是

保卫四平初建功，沙场鏖战刺刀红。

才从虎口拔牙出，胜利挥戈降毒龙。

（五）建立武工队 杀敌破交通

我们部队又要改编。五十九团编到三师，连、营以上干部回军分区，撤销二十旅建制，成立辽北省第二军分区，辖而安、开原、东丰而丰、清源等县。我们这支部队有150人。

军分区成立后，司令部设在西安，关松涛是司令员，我们教导队改为武工队，三个排改为三个小分队，深入敌后，分散活动，主要任务：

（1）宣传与发动群众，配合区里建立区中队。这支队伍以山东人为多数，都改装穿便衣，以便于搞群众工作。

（2）摸清敌情，破坏铁路；

（3）掌握汉奸、特务的活动情况，发动群众，搞空室清野。

我带一个小分队回到西安东西的渭津，区中队就住在神圣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架跨在柳河上的渭津铁路桥。我们到西安时正值端午节前，武工队住在靠近铁路的一个小村子里，与敌军相隔仅五里。房东名叫王兴德，开粉坊的，他父母对我很客气。我一共带来十几个

人住在村里，其余的同志与区政府住在一起，准备搞土改。东北的风俗过端阳要杀猪请客吃饭，我们白天出去，晚上回来，他们家里已按人分好每人一份咸鸭蛋。王世德对我不摸底，我跟他家里说：“我们来东北当劳工的”。这样就不会怀疑到言语为什么不象本地人，王也请了一个名叫孙耀先的来吃晚饭，此人在伪满时当过警佐，国民党来了没抓他。喝酒喝到半夜，孙怀疑地问我：“你是不是当过八路”？我笑笑说：“我是被抓到东北来挖工事的”。他倒老实地讲出自己是伪满警佐，得罪过不少人，共产党抓住我，肯定要杀头的。第二天晚上孙又来喝酒，我考虑再三，心想，这种人只要晓之以利害，还可为我所用。于是趁饮酒之际，我对他直说：“不错，我就是八路”。孙倒是很爽快地说：“你可能害怕我到西安国民党告密，实话跟你说，国民党现在看起来很了不起，人多，武器好，将来得天下的还是你们共产党。我过去的路走错了，你们也不会要我。但是你放心，决不会坏你们的大事。如坏了你们的事，我五个儿子一家七口，埋在一个坑里。（这是东北群众中最狠的一句誓言）你们共产党很得人心，天下最后还是共产党的。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帮你做什么。现在国民党要我去当派出所所长，你看能不能去？”

我说：“你相信共产党，你不做坑害人民的事，人民也不会为难你。你看，为什么群众这样支持我们共产党，就是因为共产党是为群众做好事；所以你不能做坏事，不能坑害老百姓”。一星期之后，他又来喝酒，告诉我他已担任西安北首区派出所所长。我要他把西安的敌情告诉我，敌人出来扫荡，要及时向我通报，四平、西安、东丰的情况都要告诉我。

在这里突然还遇到原二营机枪连连长李仁孝，他到大桥去看情况

的。我很奇怪他怎么会在此时此地出现呢？他不是早离开了部队吗？我记得他是我们招收的新兵，后来他回西安家里去结婚，在改变为五十九团后他又走了。李看我穿的是便装，谈话间又比较灰溜溜，他反过来说我：“你是老同志，我已经走错了一步，要回头也来不及了。”我问他还要不要回部队？愿意回去，改了就好。他说：“我是十分愿意回去的”。我告诉他“你愿意回去，既往不咎。要反戈一击，把敌人的情况告诉八路军”。我劝他向关司令写封信，我一面还严肃地指出他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他向关司令员写了诚恳的悔过书。第二天晚上他果然来到王世德家中，还带来一瓶酒，与孙耀先碰头。隔一天天还没亮，我就到司令部找到关司令员，把孙、王、李三人的情况一一汇报，司令很欣赏我处理问题的策略，并叫我马上去西安，让李仁孝赶到小四平来，李在三天后即到司令部。关司令当面布置他回去之后，仍打入敌人中去，以便掌握更多的敌情。我们抓住敌人三个巡逻兵，缴了三支枪，把电话机拆下来，割断通讯联系，即在半夜一时，用爆破筒、炸药包，把铁桥炸毁了两个桥墩，他们修了一个月才又通车。搞得西安的敌人不敢出来。

我们武工队还配合主力部队对西安出来扫荡的敌军进行合击。团参谋长带一个营埋伏在名叫野鸡背的小山上，敌人进入山洼，我们配合独立团激战一小时歼灭了敌人，抓获了好几个俘虏，残部躲入面安吓得不敢出来了。因为武工队情况吃得准，对敌人的动向了解得一清二楚，因此战则能胜。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武工队又到三源浦去炸铁路涵洞，在梅河口破坏铁轨，迫使敌人寸步难行。

我又回到六十团协助工作。叫我带十几个人到清源开办县民政干
~ 1.2 ~

校。学员是区、乡干部和青年学生共一百多人，我担任干校校长。学校办在清源中学，借几只教室，吃住都在校内。所讲授的课程有目前形势，毛泽东军事思想，土改政策，坚持敌后斗争以及军事训练等。

学员来自军分区所属开源、西安、东丰、西丰、梅河、柳河、清源七个县。由于敌情紧张，只学习了两个月就分到各县坚持敌后斗争和进行土地改革。

干校办的时间虽短，却解决了缺少地方干部的大问题。

干校结束，我回到军分区，驻地在通化。其时教导队已撤销。我派到六十团协助工作。主要是搞破击。我团有一个爆破班，专搞爆破。班长张浩，山东人，曾立过三等功。东北在日寇占领期间留下不少炸药，正好为我所用，先后炸掉了四道江上的铁桥，二道江的发电厂以及东北最大的酒厂——通化酒厂。当时分区提出的口号是：“丢掉通化、丢掉承德、丢掉安东，保卫哈尔滨”！我们的战略是把国民党进攻哈尔滨的新一军、新六军吸引过来。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承德、安东、通化三个地方相距几千公里，就要让敌人听从我军的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按照我们的调度敌人果然被吸引过来了。在行进途中，于临江地区，敌人受到我军狠狠地打击，这就是有名的“四保临江”。我没有参加这一战役。

我是1946年因病离开部队到哈尔滨去休养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身体很差，患有多种慢性病，主要是气管炎。组织上对老同志非常关心爱护，我们一起有五十多人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哈尔滨。1947年2月，病愈后，不再回到辽北第二军分区，而是到了佳木斯，组建县大队，开始了在东北深山密林之中的剿匪战斗。回顾在一

年多的敌后武工队生活，正是：

巧妙迂回敌后方，炸桥破路计周详。

只缘群众胜鱼水，方可自如入海洋。

（六）深山老林 剿灭残匪

我于1947年5月到达刁翎，组建县大队，任政委。县大队长是王国容。县大队当时的任务是：消灭残匪，建立政权，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有力的支援前线。

成立县大队是白手起家。各区动员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踊跃参军。刁翎县有六个区，青年都有各区领导为之披红戴花送到县上一个星期即成立一个连，由抗日联军的陶宏奇担任连长，王军任指导员，土改工作队的班锡珍任一排长，翻身农民王振汉任二排长，另有三排。青年一到县大队就发军装，发枪，几乎每天可以招到一个排。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的热潮。我们县大队每天都开几桌人的饭，请家属一道会餐。

马上再成立二连，由三五九旅一位姓杨的同志任连长。

最有意思的是新成立的三连，由高满成担任连长。原来，刁翎县黑北区中心小学高年级学生整班整班地来县大队要求报名当兵。小的才十三岁，大的不过十五岁，由老师带来参军。他们年纪虽小，决心可挺大，还写了血书。我们干部劝孩子在学校好好念书，等长大了再参军保卫祖国。他们的父母反过来为孩子们求情，要我们收下来。就这样我们成立了“翻身连”，这个名字是孩子们自家叫出来的。因为土地改革家里分到了田地、房屋、还有马；过去穷得拾黑煤渣，现在